

卓越、公平与多样化：美国选拔性高校的 招生目标探析

万 圆, Joseph Soares

摘 要：“卓越、公平与多样化”是美国选拔性高校招生实践追求的共同目标。卓越指向选拔学生的质量，公平指向选拔结果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多样化关乎组建一届具备期望的人口学和才能特征的混合学生群体。美国不同类型的选拔性高校，均通过对申请者的学业成就、素质特长和背景特征三个维度下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实现卓越、公平和多样化的目标。围绕三大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美国依然存在诸多争议，也有改进的空间。美国的经验可以为中国高水平大学推行的综合评价招生改革提供启示。

关键词：卓越；公平；多样化；美国；选拔性高校；招生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7)04-0148-09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04.014

美国高等教育以大规模和高质量著称，其本科招生制度充满活力且多样化，既有开放入学（即接受所有申请者），也有高选拔性招生。在 2014 至 2015 年，美国共有 4207 所学位授予院校招收大一新生，包括 2603 所（62%）授予学士或更高学位项目的四年制高校和 1604 所授予副学士学位的两年制高校。多数两年制高校为开放入学，四年制高校中有 29% 为开放入学，28% 接受 3/4 以上的申请者，30% 接受多于 1/2、少于 3/4 的申请者，13% 的录取率低于 50%^[1]。几乎所有的选拔性高校、特别是竞争越激烈的高校，都很注重招生工作，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去招收“最优秀、最有潜力”的生源，因为招生是高等教育的命脉，高校的办学使命通过招生得以传承^{[2](P1)}。尽管不同类型高校的办学使命有所不同，但“卓越、公平与多样化”是美国选拔性高校招生实践追求的共同目标，对各目标的具体理解也是指导制定适用本校的招生政策的依据。本文通过探讨美国选拔性高校招生实践中三大目标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进而分析其不足和可改进之处，得出对中国高水平大学推行的综合评价招生改革的启示。

一、卓越、公平与多样化的内涵

“卓越”指向高校成功挑选出最有才能的学生。美国高校均追求卓越的原因在于招生专业人员通过挑选高成就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机会创造性地、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从而对高校的当下以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做出贡献。如此一来也会造福民众，因为所有的人都会受益于社会有尽可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教育学重点项目“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研究”（AHA140004）；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 [2014] 3026）

作者简介：万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福建 厦门 361005），国家公派宾州州立大学、维克森林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Joseph Soares（约瑟夫·索尔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多的创造性人才, 这是符合社会共同利益的选择。然而, 与中国基本上将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定义为卓越的学生不同, 在美国, 卓越具有丰富的内涵。卓越的生源不仅仅是擅长学业和考试的学生, 还包括拥有杰出领导才能或者为社区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生, 以及在运动、音乐、艺术等领域有特才的学生。有效地招收各方面卓越的学生, 需要通过公正、透明的方式实施, 即美国选拔性高校在招生中亦不断寻求“公平”选才。

“公平”指向高校通过公正、透明的方式选拔不管背景如何、优秀的学生。“公正”意为选拔的过程和结果是中立的、不带偏见的, 即无论种族或性别等个人特征如何, 选拔标准和方式对所有学生群体均保持一致, 不会受到外界力量的干扰或人情腐败等因素的影响。“透明”意为选拔的过程和结果均为公众知晓, 而非隐藏的秘密。每个人都在乎公平, 因为它服务于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与效率 (efficiency) 的诉求, 使得最有才能的学生能够在所处背景中被发现和奖励。就社会正义的诉求而言, 联邦法律规定, 除非法律允许, 公立高校招生中不允许存在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年龄、残疾、性取向或性别的歧视。私立高校也遵守政府关于反歧视的法律准则, 但是政府基于私立高校的特许状给予了一些弹性空间, 比如单一性别的私立女校是合法的。就社会效率的诉求而言, 基于成就的择优录取机制是促进社会流动和民主的有效途径, 因为“奖励一个人做了什么而非他是谁, 以及个人的发展是起是伏取决于个人的能力”, 是界定追求个体自由和个人成就的美国梦的一部分^{[3](P1)}。就结合所处背景甄别有才能的学生而言, 公平不仅意味着招收展现出最大努力和最佳才能的学生, 还必须被理解为对每一位学生的评价标准需要契合机构自身的招生目标^{[4](P277)}, 以及考虑每位学生自身所处的教育和生长环境。基于上述内涵, 公平旨在包容 (inclusive) 而非排斥 (exclusive), 这也是第三个目标——“多样化”所内含的精神。

“多样化”指向高校招收的一届新生涵盖了社会成员所展示出的各类人口学特征和才能特征, 比如种族、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地缘、视角、人品、才能等。对多样化的追求在于学术领导者深信多样化可以营造更好的课堂和校园环境。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群交往, 学生可以更好的思考, 并获得终身受益的为人处世灵活、包容、民主的习惯, 比如学生的认知技能在包含来自不同种族和家庭收入的文学、历史或社会学课堂中可以得到提升, 比如相比局限于个人生活圈的学生而言, 在一个多样化校园生活的学生将在全球和多文化世界中发展得更好。在不同形式的多样化中, 种族多样化是最重要的维度, 一方面它是美国最高法院 (the Supreme Court) 在教育领域唯一感到的令人信服的利益 (compelling interest), 另一方面它也是众高校主动追求的利益, 原因除了上述的教育价值外, 还在于高校可以为学生未来进入种族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做好准备, 同时可以为社会培养杰出的少数族裔领导者。

总结而言, 卓越事关选拔学生的质量, 公平事关选拔过程和中立性和透明性, 多样化关乎招收具备期望的人口学和才能特征的混合学生群体。卓越、公平和多样化三者之间的联结很复杂, 但是美国高选拔性院校的招生人员往往将三者视为相互加强的关系。可以说, “公平”造就了“多样化”, “多样化”促进了“卓越”, 同时在这个说法中, 三者的位置可以随意替换。通过一个民主、公平的录取过程, 美国选拔性高校致力于塑造一届杰出的、多样化的新生群体, 以最大限度地为学校和社会做出贡献。

二、卓越、公平与多样化的实现路径

美国高校实现卓越、公平与多样化目标的选拔路径, 既有相似性, 也存在差异, 与办学类型和自身对招生政策的设计有关。美国高校的办学类型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描述, 包括: 公立, 私立非营利和私立营利性; 宗教性和世俗性; 男女同校和单一性别; 全国性和区域性; 研究型大学、文

理学院和社区学院^①。本文使用第一个维度,即探讨在教育规模和教育对象上有着很大区别的公立和私立非营利(以下简称“私立”)的四年制高校如何实现招生目标。在教育规模上,美国公立高校的数量仅为私立高校的一半^②,但是公立高校却承担着普及高等教育的重任,注册学生数约占全美本科生的75%^[5]。在教育对象上,公立高校均为州立大学,由州政府建立并提供办学支持,主要为本州居民提供教育机会,私立高校则包括私立的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型大学和颇富盛名的文理学院,往往办学规模有限,并致力于培养未来的领导人,教育对象多为特权阶层。

(一) 公私立高校选拔路径的演变

历史上,顶尖公立和私立高校使用两种不同的选拔路径:公立高校在建立之初便拥有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州内所有满足规定学术要求的、有意愿就读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获得入学机会;大多数私立高校主动使用宗教、种族等标准排斥某些群体,对供养他们的群体和阶层忠诚,往往选拔在大学委员会的考试上取得优秀考试分数的、来自富裕的新教徒家庭的男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两类高校逐渐趋同,都会审阅申请者的高中学业记录、标准化考试成绩、推荐信和写作,并严重依赖标准化考试成绩来选拔生源。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常春藤大学的招生考量因素便不仅仅局限于学术表现,还包括在精英管理中体现出的个人潜能。比如自1972年后,耶鲁大学着力于寻找能够预测在毕业后成为领导者和成功的执行者的个人品质,而且抛弃了开展关于学术能力的更佳测量手段的研究^{[6](P119)}。渐渐地,招生中寻求个人品质的实践开始在私立文理学院盛行,随后也在公立大学招生辞典的一部分。同时,在1960年代中期,在对民权的日益增长的关注中,许多公立高校开始招聘黑人学生^{[4](P5)},到1970年代早期,“留意种族”录取政策(race-conscious admissions)变成不仅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强制性的,因为联邦官员要求公立高校将少数族裔学生的注册情况纳入肯定性行动计划中^{[4](P8)}。私立高校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对种族多样化教育价值的认同,亦在录取中主动考虑种族因素。发展至今,两类高校使用的基本选拔路径有着诸多的共同点,都依赖于多项指标评估申请者的学术成就和个人发展前景,并兼顾个人背景特征,以公平地选拔卓越的、多样化的生源群体。下文以北卡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UNC-Chapel Hill,以下简称为UNC)和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以下简称为WFU)的招生实践为例,对达成三大目标的选拔路径展开进一步说明。

(二) 公私立高校选拔路径的案例展示

UNC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WFU则是一所私立的文理学院式研究型大学,两校均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16最佳国家大学排行中分别名列30和27。UNC和WFU的入学竞争都颇为激烈,2015年的录取率分别为29.8%和29.4%。UNC的选拔过程复杂且有着多方面的考量,通过评价8个维度内的40多个因素,招收一届将近4000名的新生群体(2015年新生人数为4076人)。具体来说,UNC招生中的考量因素包括:学术表现(比如高中GPA、年级排名以及成绩的变化趋势),学术项目(比如课程选择的难度),标准化考试成绩(包括SAT分数),课外活动(如工作经历和展现出的领导才能),特长(包括体育和音乐方面的天赋),写作(包括行文说服力、知识储备的迹象和独特的视角),个人背景(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校友子女身份、种族和

^① 根据不同的机构及目的,高等教育机构有着不同的分类,最被广泛使用的是卡内基分类: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授予硕士学位的院校、授予学士学位的院校、授予学士学位和副学士学位的院校、授予副学士学位的院校、专业学院和民族学院(special focus institutions and tribal colleges),详见:<http://www.usnews.com/education/best-colleges/articles/how-us-news-calculated-the-rankings>。

^② 在2014到2015年的2603所四年制院校中,664所为公立(占25.6%),1283所为私立(占49.3%),剩下656所为私立盈利性院校。详见: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16[R/OL]. [2016-05-26]/[2016-06-16]. <http://nces.ed.gov/pubsearch/pubsinfo.asp?pubid=2016144>. p. 212。

国别), 和个人的发展前景 (包括好奇心、整合能力以及克服困难的经历)^[7]。WFU 每年招收的新生大约为 1000 名 (2015 年为 1 124 名), 几乎只有 UNC 的 1/4, 但考量因素和 UNC 有很多类似之处 (如表 1 所示)。

表 1 UNC 和 WFU 录取决策的考量因素

录取考量因素	非常重要		重要		考虑		不考虑	
	UNC	WFU	UNC	WFU	UNC	WFU	UNC	WFU
学术因素								
学业难度	×	×						
年级排名		×	×					
高中 GPA		×	×					
标准化考试分数	×						×若提交予以考虑	
写作	×	×						
推荐信	×			×				
非学术性因素								
面试				×			×	
课外活动	×			×				
才能	×			×				
个性	×	×						
“第一代大学生”					×	×		
校友子女					×	×		
地理位置						×	×	
本州居民	×					×		
宗教信仰						×	×	
种族					×	×		
志愿服务			×			×		
工作经历			×					×
就读兴趣						×	×	

注: 数据分别来源于 UNC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fice, Common Dataset 2015-2016 [EB/OL], <http://oira.unc.edu/facts-and-figures/data-summaries-and-publications/common-data-set/>; WFU 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fice, Common Dataset 2015-2016 [EB/OL], <http://ir.wfu.edu/common-data-set/>。

表 1 显示, 尽管重要性的等级有所差异, 反映学术成就的学业难度、年级排名和高中 GPA, 以及反映素质特长的写作、推荐信、课外活动、才能和个性方面的表现都是两校“非常重要”或“重要”的录取标准。两校的本科教学质量高且要求严格有关, 对于卓越生源的界定首先在于录取的学生能否成功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得学位。学术成就是保证申请者能够参与录取竞争的基础, 也是预测大学学业成就的核心指标。素质特长虽不能以中位数或百分位数来计算, 但与大学学业表现同样密切相关, 一如 UNC 表明: “考试分数和高中 GPA 合起来只能预测少于三分之一的大学学业表现差异, 其他因素, 包括个人素质, 可以解释剩下的差异”^[8]。同时, 两校的申请者众多, 大部分学术表现都很优秀。考察素质特长, 审阅者可以得知学生能否为大学带来独特的贡献, 从而进行有效区分。UNC 即表明“我们对每一届学生的挑选, 是候选者的个人品质能够为我们的大学群体做出贡献, 这些个人品质包括: 智力、才能、好奇心和创造力; 领导能力、善良和勇气; 诚实、毅力、视角和多样化。”^[9] 不过, WFU 从 2008 年开始实施可免考试入学改革, 即 SAT 和 ACT 分数不再是录取的必要条件, 但考试分数却是 UNC 最重要的录取标准之一。同时, WFU 自将考试分数列为可免条件后, 便强烈鼓励学生进行面试, 并且更看重申请者的高中学业成就、写作和面试表现,

UNC 却因申请者过多并不实施面试。

背景特征指向学生的地理——人口学特征。一方面,两校都将种族、“第一代大学生”身份和校友子女身份考虑在内,其中对“第一代大学生”身份的倾斜在于其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能为子女申请大学和成功完成大学学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帮助,所以高校对这些学生提供一定的支持很重要。而且帮助“第一代大学生”不仅仅是帮助这一代人,更是帮助后代,帮助学生所在州以及整个国家。作为公立高校的 UNC,将“校友子女”列为“考虑”的因素,是针对州外申请者而言的^[10]。对于州内申请者而言,校友子女身份并不会带来录取考量上的差异。两校对“校友子女”的倾斜与有助于学校传承和提高集体凝聚力有关。另一方面,因办学类型和申请者数量的差异,两校对本州居民、宗教和就读兴趣等因素的考量有不同。UNC 是由北卡州政府投资兴建的公立大学,录取名额需要优先给予州内合格的申请者,WFU 作为私立大学并没有倾斜于本州居民的义务。不过,意识到州外学生的参与会给州内学生、给学校以及北卡州带来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价值,UNC 亦招收来自州外的学生,但录取名额不超过 18%^[11]。在宗教信仰上,尽管 WFU 的建校历史与南方浸信会(Baptist)相关,但它也欢迎所有持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无宗教信仰的人,UNC 作为公立大学并不考虑宗教因素。关于就读兴趣,尽管 WFU 对就读兴趣有所考虑,这一因素并不会得到很多的权重,因为 WFU 是一所入学竞争激烈的院校,众多申请者都会展示他们对于这所大学的强烈青睐,UNC 则“不予考虑”。

如上所述,对学术成就和素质特长的考量是选拔卓越生源的关键标准,因为卓越的内涵既包括学术卓越,也包括为大学和社会做出不同形式贡献的潜能,这也有助于实现生源的多样化。对背景特征的考察与招生公平和多样化密切相关,主要在于实现高校促进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社会使命。同时,依赖任何单一的考量因素都不是完美和明智的决策,每个因素在大学学业预测和公平性上均有着自身的缺陷,只有寻求关于申请者个人成就和潜能的多方面证据,才能择优录取并尽力避免偏向特权阶层,从而满足公平的诉求。因此,为了实现卓越、公平和多样化的目标,对申请者的学业成就、素质特长和背景特征三个维度下的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是 UNC 和 WFU 的共同选择,也是美国选拔性高校的普遍选择。

三、卓越、公平与多样化的审思

虽然美国对于自身高教的卓越性感觉良好,关于公平和多样化,依然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美国民众在对少数族裔实行肯定性行动态度上几乎同意和反对意见各占一半^[12],因为很难否认传统上未充分享受高等教育服务的少数族裔通常在学术表现上比其他族裔更弱,因此在选拔性高校、特别是公立高校,考虑种族因素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关于如何实现种族多样化,尽管最高法院已经要求对招生中种族因素的考量实施严格的司法审查,以确保学术机构使用种族倾斜政策是绝对必要的^①,没有中立的选拔路径可以达到该目标,在后肯定性行动时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众批评并发起诉讼反对倾斜政策的使用。UNC 在 2006 年和 2014 年即两度遭遇诉讼,被控告将种族作为“决定性的因素”(a dominant factor),而非只是“附加因素”(a plus factor),从而对白人和亚裔申请者不公平^[13]。需要指出的是,2016 年 6 月,最高法院就费舍尔诉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案例(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做出了二次判决,再次肯定了大学在招生中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之一的自主权^[14]。另一方面,以下事实不仅存在于 UNC 和 WFU 中,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精英高校中:“金钱和人际联结对美国大学招生的污染愈加明显,侵蚀着美国民主的信誉和价值。”^{[15](P3)}对

① 参见 Regents of Univ. of Cal. v. Bakke, 438 U. S. 265, 289-91 (1978)。

卓越的追求似乎是有代价的: 在公立高校, 代价为学术质量和种族多样化的交易, 因为公立高校依靠税款办学, 需要履行政府要求的责任; 在私立高校则是学术质量和学费、捐赠之间的交易, 因为私立高校依靠自身的资金办学, 需要学费和捐赠, 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提升公平, 或者将公平转化为让更广范围的学生群体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 远非一篇论文就能解决或者无需付出代价就能办到的事情^{[16](P4-5)}。对于公立大学, 作为由纳税人资助的机构, 需要服务于州内所有居民, 笔者认为, 多数精英公立大学应该学习加州大学, 采取一些措施以更好地达成卓越、公平和多样化。加州大学系统和加州总体规划 (California Master Plan) 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模板, 从高中毕业的所有学生都可以就读加州的高等教育机构。加州大学招收年级排名前 12.5% 的学生, 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录取年级排名前 1/3 的学生, 剩下的学生可以就读有转入大学途径的社区学院。因此, 公立高校的公平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高中学业表现的基础上, 而且每一位高中毕业生都能通过类似百分比计划 (top percent plan) 的筛选规则进入大学。不过, 需要指出的是, 加州大学和其他旗舰性公立大学不应该过分依赖与社经地位有较强关联的标准化考试分数来分流青年人, 这会导致系统各分校之间的生源群体在种族、社经地位、性别和才能等方面失衡。以社经地位为例, 根据笔者曾经实施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 1991—1996 年的加州大学各分校, 家庭收入来自全美前 10% 的学生占比在圣塔芭芭拉分校最高 (为 31%), 其次为圣地亚哥分校和伯克利分校 (为 28%), 尔湾分校和河滨分校均不到 20% (分别为 18% 和 15%)^{[6](P167)}。富裕学生在各分校校园应该更为均匀地分布。

为了在私立高校建立高质量的、公平的招生制度, 首先, 应该允许私立高校基于机构使命宣布学校想招收一定数量的能够演奏乐器的学生、一定数量的擅长运动的学生、一定数量的在课外活动有杰出领导力的学生、一定数量的擅长绘画或者歌曲创作的艺术家的学生, 这是合理合法的。同时, 私立机构可以平衡不同的利益考虑, 塑造一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性别、不同地理位置的多样化生源群体。第二, 对于私立高校来说, 公平的招生制度应该是在考察学术能力的基础上全面的审查每个独立的个体, 即还是应该有一个阈值 (cutoff) 来界定学术录取资格。这一阈值应该基于高中学术科目的成绩, 如果申请者的高中成绩在阈值之下, 我们应该担心学生在大学获得学业成功的可能性。但若在阈值之上, 对生源的选拔应该基于机构自身的使命和利益, 比如对种族分布、性别平衡、领导力的不同表现、艺术或者体育特长的期待。最后, 选拔应该以一种公平的方式进行, 即通过挑出在各项特征上最具发展前景的候选人, 组建一届平衡、多样化的新生群体。公平并不意味着高校以同一尺度来评判每一个人, 而是意味着在既定的规则上尽量避免个人偏好, 同时使得基于利益存在的偏好 (如捐赠者、少数族裔) 尽可能的透明化, 比如为不同类型的生源群体设定录取人数占比的大致区间。以对种族的考量为例, 虽然最高法院不允许公立高校这么做, 私立高校可以向公众宣布出于多样化的追求和种族分布平衡的目的, 希望一届新生中有至少 10% 的非裔和 10% 的西班牙裔。总之, 我们希望私立高校的招生尽可能透明, 明确表示期望的新生群体包括不同类型的创造型学生、领导者、音乐家、体育生等, 包括种族多样化、社经地位多样化和地理位置多样化, 并在设定学术阈值之上选择最优秀的学生。

四、对中国大学招生实践的启示

2017 年恰逢统一高考制度恢复 40 周年, 亦迎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的全面推进。我国高水平大学的招生实践对于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模式的推进必将起到引领作用, 然而, 对于如何公平、有效地选拔卓越的生源, 仍有待厘清和可完善之处。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美国选拔性高校的招生实践颇具参考意义。首先, 在对卓越的追求上, 关于卓越的

内涵和评判指标值得认真思索。在中国,高考分数和学科特长显示的学术成功往往被视为成功的唯一类型。中国能否学习美国的经验,在领导能力、社区服务、特殊才能等多个领域定义“卓越”?另外,高考的预测效度还有待检验,这一黄金标准是否为预测大学表现的最佳指标?根据笔者的研究,与美国的SAT相比,高考分数和大学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更低,预测能力也更弱。中国需要使用包含高中成绩或年级排名为变量的基准模型,开展关于高考预测效度的多变量效度研究^[17]。

第二,在对公平的追求上,中国需要反思使用的录取标准和方法是否足够公正和透明,录取结果是否不偏向于特定阶层或类别的学生。是否无论学生的性别、居住地、社会阶层和民族如何,录取方法和标准都没有偏向性?对于大学为什么录取了选中的生源,对此是否有公开的标准?就公正而言,一方面,很难否认通过高考分数录取人的方式在促进贫困学生向上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然而,高考分数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相关性需要定期检视,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高水平大学中来自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逐渐减少^[19]。另外,招生计划配额机制严重偏袒了东部地区一些核心省市,导致出现“倾斜的高考线”现象。这一现象对居住在中部和西部省份以及一些有着大量高中毕业生的中部省份的考生而言并不公平,高考移民现象也因此长期存在。如果中国必须要有配额制度,它的设计也应该是基于考生数量而非基于地区的倾斜。另一方面,虽然笔者乐于看到实施超过10年的自主招生项目,在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生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笔试和面试的一些题目显然不利于农村学生作答,超出了其生活认知范围。当然,对此,中国需要开展更多的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比如使用项目功能差异(DIF)来分析不同考生在考试题目上的表现,而非停留于理论思辨,进而以此督促试点高校作出相应改变。

就透明而言,在高水平大学实施的自主招生和其他一些特殊招生项目中,虽然自2015年起,政府开始公示考生的相关信息,对此笔者表示欣喜。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关键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仍不清楚,比如笔试和面试的内容及其所占比重,比如为什么有些学生获得“破格录取”的资格,等等,难怪社会舆论对这些特殊项目的实施存在许多误解和反对之声。同时,对于高水平大学新生群体的整体特征我们知之甚少,往往除了总人数和不同性别人数外,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地位甚至考试分数的分布都不清楚,信息量十分有限。如果我国能像美国一样,每所高校都公布录取的新生档案和通用数据集,招生结果会变得透明的多。目前高等教育处于需要保持透明度和责任感的时代,这是件好事。然而,大学对年轻人进行评审,却拒绝让年轻人了解他们是如何被评审的,这便显得伪善^{[2](P210)}。因此,招生信息应该更透明,从而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建

议,并得到公众的支持。

第三,多样化目标尽管在美国很重要,在中国却甚少被提及。正如许多研究所证明,在生活经验、知识、观念等方面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其学习效果比单一化的学生群体更好^①。因此,中国应该注重多样化带来的价值,并且思考如何才能建立一届多样化、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和才能多样化的新生群体。一方面,自从1988年高等教育扩招后,中国高水平大学中来自城市和富裕家庭的学生与来自农村和贫穷家庭的学生之间的入学机会差距扩大^[19]。尽管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高校专项计划,给予农村学生额外通向高水平大学的名额,但名额数量仍然有限,在参与大学中只占其招生总名额的2%(自主招生占5%),而且该计划的效率和公平性亦有待检视。另一方面,综合评价改革虽有助于招募多样化的生源,因为它已经纳入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虑,但许多人担心和批评综合

① 比如:Scott Page. The Difference: How the Power of Diversity Creates Better Groups, Firms, Schools, and Societie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Does Diversity Make a Difference? Three Research Studies on Diversity in College Classrooms [R/OL]. http://www.aaup.org/NR/rdonlyres/F1A2B22A-EAE2-4D31-9F68_6F235129917E/0/2000__diversity__report.pdf. Washington, DC, 2000.

评价难以避免人为腐败和作弊的干扰。笔者认为, 综合评价的确使高校的招生标准变得灵活, 但是招生标准灵活化是好是坏, 给大学招收期待的具有创造性和贡献性的生源的自主权, 抑或是招生标准变得灵活后会不会滋生腐败、只招收有权有势家庭的子女, 这些问题都不会因为不实行综合评价而得到解决, 而且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不会仅仅因为实施了综合评价, 而是源于高校对自身的定位和对社会使命的追求。每所大学都应该制定符合自身办学定位和使命的科学、合理、明确的招生目标, 然后将综合评价作为服务招生目标的手段。

参考文献

- [1]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16[R/OL]. <http://nces.ed.gov/pubsearch/pubinfo.asp?pubid=2016144>, 2016-05-26.
- [2] Soares, J. *SAT Wars: The Case for Test-Optional College Admissions*[M].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12.
- [3] Soares, J. *The Power of Privilege: Yale and America's Elite College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 Bowen, W., D. Bok. *The Shape of the River: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Considering Race i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dmissions*[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5] Baum, S., et al. *Trends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Price, Student Aid,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R/OL]. The College Board Advocacy & Policy Center. <http://trends.collegeboard.org/sites/default/files/trends-2012-public-higher-education-expenditures-brief.pdf>, 2012-05.
- [6] Soares, J. *The Power of Privilege: Yale and America's Elite College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ompliance Resolu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NC)*[R/OL]. <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cr/docs/investigations/11072016-a.html>, 2012-11-27.
- [8] UNC Advisory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2014-2015 Annual Report*[R/OL]. <http://fac-coun.unc.edu/wp-content/uploads/2010/10/UAD2014-15.pdf>, 2016-02-19.
- [9] UNC-Chapel Hill Advisory Committee on Undergraduate Admissions. *Statement on the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 for Admission*[EB/OL]. http://www.unc.edu/sacs/Jan2015/Document%20Repository/CS%203.4.3%20Admissions%20Policies/Statement_on_the_Evaluation_of_Candidates.pdf, 2007-09-05.
- [10]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SFFA-v. -UNC-Complaint*[R/OL]. <https://studentsforfairadmissions.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SFFA-v.-UNC-Complaint.pdf>, 2016-04-12.
- [11] UNC-Chapel Hill. *2014-2015 Undergraduate Bulletin: Admissions*[EB/OL]. <http://www.unc.edu/sacs/Jan2015/Document%20Repository/CS%203.4.3%20Admissions%20Policies/WEB-2014-2015%20UNC-CH%20Undergraduate%20Bulletin.pdf>, 2014-12-17.
- [12] Selingo, J. U. S. *Public's Confidence in Colleges Remains High*[EB/OL]. <http://chronicle.com/article/us-publics-confidence-in/20621>, 2004-05-07.
- [13] UNC-Chapel Hill. *Brief of Amicus Curia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Supporting Respondents*[R/OL]. <http://unc.edu/files/2014/04/Fisher-Brief-FINAL.pdf>, 2016-04-14.
- [14]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et al*[R/OL]. https://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15pdf/14-981_4g15.pdf, 2016-06-23.
- [15] Golden, D. *The Price of Admission: 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 and Who Gets Left Outside the Gates*[M]. New York, NY: Grown Publishers, 2006.
- [16] Bowen, W., M. Kurzweil, E. Tobin. *Equity and Excelle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

- [17][美]约瑟夫·索尔斯(Joseph Soares). 高考预测效度研究需包含高中成绩[J]. 方圆, 2015, (5).
[18]郑若玲. 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J]. 教育研究, 2007, (3).
[19]杨东平. 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基本情况[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b1a7630102vwss.html, 2015-10-26.

Excellence, Equity and Diversi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Admission Goals at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N Yuan, Joseph Soares

Abstract: Excellence, equity and diversity are the common admission goals at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llenc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quality of admitted students, equity with the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of admission outcomes, and diversity with crafting a class of mix students with desired demographic and talent characteristics. All the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 holistic review by considering multiple factors under the three categories—applica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personality and talents, and contextual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the three goal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over the three goals and the evaluating approach, and there are improvements can be made as well.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U. S can enlighten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form in high-level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excellence; equity; diversity; the United States;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mission goal

(责任编辑 孙 洁)